

琵琶即兴

之旅

文 / 杨 静



杨静和 Arnie Lawrence 在一起。

一、相遇耶路撒冷

我知道以色列是地处亚、欧及非洲之间的中东国家，是世界上三大宗教基督、犹太及伊斯兰教的朝圣地，也知道许多杰出的音乐艺术家是犹太人，但我没料到，这里几乎人人都是音乐家！

由于我此行是受耶路撒冷国际音乐中心、以色列外交部、文化部之邀，参加以色列音乐节的，所以在以色列“音乐之声”电台作节目前的一小时，顺便拜访了文化部。在阿尼（耶路撒冷国际音乐中心的艺术总监）泊车之际，我手捧地图四处张望，试图找到自己目前的方位。这时，过来一人问我是否需要帮助并表示他乐意作我的向导。打量这位年约三十的男子，像是那种善良助人的犹太人，我说只是看看地图。见我一脸的困惑，他一边自我介绍，一边递过名片说：“我是键盘演奏家、作曲家。您呢？”我不知如何反

应，一边转身走向阿尼的车边，一边道：“旅游的。”

进了文化部的办公楼，与文化官员卢森保格先生寒暄后，他带我参观了政府办公楼的里里外外。在介绍一个不大的圆桌形会场时，他说，政府所有的会议都是公开的，记者们可以在两侧玻璃后的房间旁听。有时这里也演奏音乐会，会场音响极好。他对我的音乐进行了评价，所用言辞及观点绝非一般人所能表达，并邀请我在此办演奏会。我问：“您演奏乐器或对音乐有特别研究吗？”“是的”，他说，“我的儿子打爵士鼓，现在英国伦敦演奏……”。

以色列《音乐之声》的主持人伊斯瑞力先生告诉我，他喜欢我的音乐，特别是唱片《深秋对话》，已经在节目里播放过了。在今天两小时的直播节目里，将播放我的唱片《品诉》、《琵琶协奏曲》、《夕影之诗》和《深秋对话》的一些曲子加上现场谈话及演奏。听

他了如指掌地谈论我不同唱片里的音乐，我不禁问道：“您是音乐家吗？”“是的，而且我还有一个乐队……我每年组织音乐节……。”说着，递来他主办的音乐节的宣传品。

心经营下瑰丽多彩。丽萨给我许多有关城市的图书，她指着一幅幅图片非常骄傲地告诉我，50年前，整个城市全是荒山怪石，寸草不生。二战后，人们从世界各地设法返回故乡，奇迹般地建起了今天这样美丽的

以色列音乐节往往以各类国际音乐大师云集而著称。我与美国传奇爵士鼓演奏家麦克斯·若驰同台的音乐会，是这次以色列音乐节的亮点之一。这场以麦克斯为主的爵士音乐会的票，包括站票已在10天前售罄。我在北京瑞士航空公司的朋友史马库先生，于今年6月初刚刚调往以色列的特拉维夫市工作。他从报纸上看到我的照片及文章，立刻与耶路撒冷音乐厅联系，但票已售完。又与北京我的丈夫通话，终也未联系上。最后他抱着试一试的想法，演出前从特拉维夫赶到了耶路撒冷，经重重周折后到了舞台边。以色列音乐节总监涛橄得知此情，亲自出马，总算周旋到几张站票。音乐会后，史马库给我在北京的丈夫



夫打了好几通电话，对我即兴和麦克斯演奏的二重奏（琵琶与爵士鼓），与阿尼和麦克斯演奏的三重奏（琵琶，萨克斯风和爵士鼓）以及琵琶与爵士乐队的音乐激动万分。耶路撒冷交响乐团的总监也前来祝贺，并邀请我与他们的乐团合作演出琵琶协奏曲。耶路撒冷国际音乐中心制作了这场音乐会的音乐片。这场音乐会晚上21点开始的，紧接着，23点我与耶路撒冷国际音乐中心的爵士乐队们（其中有犹太人、巴勒斯坦人等）演奏了当天的第二场音乐会。当演出结束后回到阿尼家已是凌晨4点，我终于有时间吃这天的第一次正餐。

城市。阿尼和丽萨都是犹太血统，3年前从纽约来到以色列。阿尼今年62岁，志在传授年轻人真正的爵士乐，用音乐把不同种族的人们联系起来，他办起了国际音乐中心。

在我10天的日程中，同阿尼一起与不同的爵士乐队演出。我们乘坐着阿尼那庞然大物般古老又神气的Jaguar车，从一个城市到另一个城市。Jaguar的空调不工作，右前座的窗户也打不开，只有车顶及后坐的窗户大开。6月的骄阳在中东的沙漠里格外酷热，马路上常常40℃度以上。太阳暴晒，简直无处可藏。我找到一顶草帽盖在头上。庆幸地是，车内音响极棒，旅途变成了我的课堂。阿尼给我一边放他最喜欢的爵士乐曲，一边讲其中的奥秘。“嗨，这就是麦克斯，真神！听，这节奏变化的感觉，非常的麦克斯！他本身就是一段爵士音乐的历史。可是现在76岁的麦克斯不愿意人们说他是爵士音乐家，去掉爵士二字，是音乐家。他不想重复自己的从前。”“这是爵士钢琴家阿特。他是盲人，听，他的和声……，如此的天才！”“听，这是我的老师，维贝斯特。啊，每一个音都是这么真！讲吧，年轻人（指我），今天的演奏要用音乐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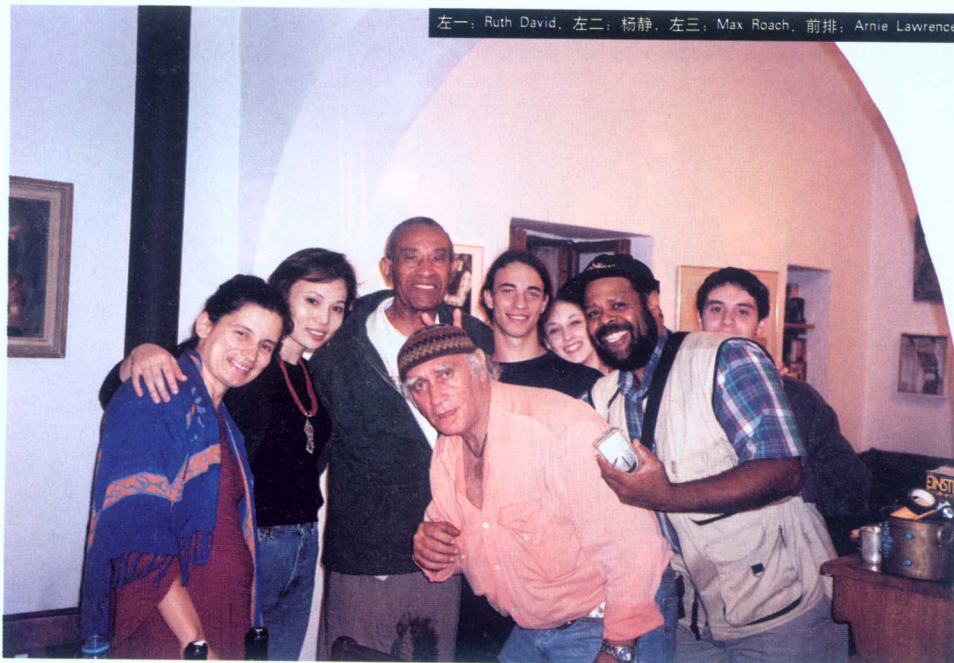
二、爵士音乐生活

小小的耶路撒冷老城是宗教信徒的圣地，至今还有人居住在里面。新的市区建在老城的周围。根据市政规定，所有新建房屋外观必须使用耶路撒冷石头。据说，耶路撒冷石会自然产生水晶石。阿尼的家在耶路撒冷市中心的西边面向西南的山坡上，是一座全部用耶路撒冷石头建成的两层结构的老房子，很大的花园从房子周围延伸到山坡下，在阿尼的太太丽萨的细

说出你心中的实话。听，这是多么动人的旋律，我们今天演奏这个，好吗？”“好！”，我一面回答，一面用心记住这旋律的调性和旋法。

我们到了在海法的演出地。转轴调音，阿尼对我

著名乐评人伯瑞及他们的家人邀请我去体验“坐在水上看报纸”的滋味。从市区向东南方向开车35分钟后，就看见阳光下淡黄色的沙山外，一片蓝色迷雾一直向南延伸，那就是死海。沿着海滨行进在无树无



左一：Ruth David，左二：杨静，左三：Max Roach，前排：Arnie Lawrence

草的路上，只有淡黄和蓝两种颜色。突然一片开着红花的绿树出现在眼前，这是人们修建的一个海滨浴场。尝试着走进温暖的海水里，听到柔丝的女儿雅阿叫道：“静，把脚抬起来，坐在水里！”哇！真的！这海水无风无浪，好像这个世界全在海底，或者在太空，地球的引力没有了！在海水中往前走，那节奏的弹性突然令我感悟到爵士乐 swing 的那种摇摆！每一个节拍不是向下的，而是反弹及旋转的。我们把黑泥涂在身上晒太阳。死海的阳光很多情，只是灿烂地温暖着大地。地面温度43度以上，却不伤皮肤。

从死海回耶路撒冷，向北沿地中海岸，夕阳时到达佳利勒湖畔的山上一个

叫亚秘的地方。这是以色列最高的山，山上长满了橄榄树。我终于明白了为什么《圣经》说，鸟儿口衔橄榄枝，带来和平的消息。这里原始的树是橄榄树，现在还有许多柠檬、橙子树及松树。山顶上用玻璃及木头建成的音乐厅在以色列独一无二。音乐厅好像坐落在云上，离星星和月亮那么近！利用自然音响，这天晚上录制的音乐分外有山的灵性。我们大家：阿尼—萨克斯风；曾曼—一鼓；玛亚—钢琴；荣男—低音提琴和我—琵琶，为我们的新音乐而欣喜万分。对月举杯，感谢上帝赋予我们如此灵感。阿尼建议，唱片应该命名为“Yang Jing Jazmin”。因为 Jazmin 有爵士的意思，又谐音中国“茉莉花”英文的发音。

这天凌晨赶回耶路撒冷，已到回北京的日子了。

回来面对从日本寄来的一大叠乐谱，备感练习新谱的痛苦。十几天后，这些乐谱必须在东京被尽可能完美地演奏。告别爵士音乐的即兴生活，重返严肃音乐的严谨和规律的生活，我想，那灵动的 swing 将会时常在我的音乐里浮现。

三、杨静“Jazmin”

死海，低于海平面500米，位于以色列东部，毗邻约旦。是世界上最低的地方。这里没有动物，没有植物。海水及海底的黑泥富含盐分及矿物质，是闻名于世的美容佳品。耶路撒冷国际音乐中心经理柔丝、

说，奏那个旋律，让我们用音乐直入听众的心！低首凝神，阿尼奏出了一句我从来也没有听过的旋律，完全不同的调性，但同样的真诚！我拿琵琶用心应和着，即兴创作着……掌声与喝彩声好像要把屋顶掀掉，观众和我们乐队：欧莫瑞—钢琴，维桑—一鼓，尼扎尔—一悟得琴，阿尼—萨克斯风和我自己—琵琶，还有两位巴勒斯坦音乐家。我们十分满意地结束音乐会时，已星空满天，地中海的波浪柔和而细致。凉风习习，此时我已饥肠辘辘。但我听到阿尼对音乐会主办人说：“不，杨静没时间留下吃晚饭，她要赶回耶路撒冷，明天要去摩撒达，还要去佳利勒……。”凌晨2：50，我们在加油站附近找到了冰镇的饮料和三明治。Jaguar 朝着明亮的弯月和陪伴她的启明星开去。摇摆的 Blues 诉说着人生的真情。

这天凌晨赶回耶路撒冷，已到回北京的日子了。

回来面对从日本寄来的一大叠乐谱，备感练习新谱的痛苦。十几天后，这些乐谱必须在东京被尽可能完美地演奏。告别爵士音乐的即兴生活，重返严肃音乐的严谨和规律的生活，我想，那灵动的 swing 将会时常在我的音乐里浮现。

(本文图片由作者提供)